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三十七

宋 孫逢吉 撰

司隷校尉 從事附

周禮司隷掌五隷之法辨其物而掌其令 五隷謂罪隷四翟之隷 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前漢百官表司隷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也 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

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去校尉字官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又自司隸至虎賁秩皆二千石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

節成帝省建武復置并領一州

應劭漢官儀司隷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國無不統陛見坐次諸卿皆獨序

晉志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隷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唐官品志司隷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否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

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内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材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廵郡縣十月入奏通典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元帝去節成帝省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後漢復置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内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無所不糾北齊書曰後漢凡皇族不得典三河葢忌其親而惜形迹之地唯不察三公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

二人其都官從事史置爲雍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劉聰偕號置左右司隸　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絶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爲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爲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

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裴藴為御史大夫欲重已權令虞世南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大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摧辱宰相前漢鮑宣字子都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上丞相掾史沒入其馬車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出距閉使者亡人臣禮下廷尉獄減死一等髡鉗

奏免丞相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刺舉

無所避 諸葛豐字少季為司隸校尉剌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收節 諸葛豐為司隸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貴戚斂手 後漢鮑永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守正有父風 鮑永子昱拜司隸校尉帝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永宣之子也自宜至昱俱為司隸

破柱殺張朔 李膺字元禮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舍乃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中即

殺之讓訴於帝帝詔膺入責以不先請膺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宫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雄職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爾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遂不用蓋京兆蓋勳也為京兆尹時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畢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忌之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久令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刺

殺殿中 輮豐為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隷校尉中謁者丞陳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尊顯畏為己害拜訖未出門使人刺殺豐於殿中

督察三公 江憑上言宜令司隷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為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

直言犯上 前漢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隷校尉好直言犯上

唾手拊髀 續漢書陽球少有勇氣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承權勢球常唾手拊髀曰若陽球作司隷此曹子何得爾耶尋為司隷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里舍因表甫罪過將甫送洛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被收

務大綱 東觀漢記范康為司隷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卧布被

卧布被 上

子常步行 蓋寬饒身為司隷子常步行

奉使稱旨 蓋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旨擢為司隷校尉

論輸左校 虞詡為司隷校尉上書奏中常侍張防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

羣豪

斂手謝承後漢書華松為司隸校尉時貴戚爭勢有司軟弱莫敢糾罰松下車閉閤不通賓客私書姦慝犯者輒死奏馬氏三侯羣豪斂手

百僚敬憚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寮敬憚

十日一炊任昉序彥升始為司隸校尉常十日一炊不敢干越

乘舟魏志徐宣為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雖在外司時政畢綜鍾會為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

卧虎傅咸集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貴遊懾伏臺閣生風晉書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案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

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亡不敬亡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亡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踴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舉正豪右京師肅然

劉毅字仲雄轉司隷校尉舉正豪右京師肅然同郡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方諸葛豐蓋寬饒

奏免河南尹

咸榮緒晉書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隷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咸臥病治職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斥因徙掠奪市道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攝伏

鮑氏驄

列異記故司隷校尉上黨鮑宣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病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斂其餘銀及素書著服上祝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家知子在此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後歸行失

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住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若所失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銀書如故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為司隷及其為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人司隷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子都鮑宣字也

成敗之機在斯一舉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以司隷見與者公無以為憂

城門校尉

前漢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

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戊已校尉元帝初元元年

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環濟要畧城門校尉高帝置秩二千石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隋職官志左右監門府置校尉直長各三十人

六典城門郎四人見門下省

德懷其内險難其外揚雄城門校尉箴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范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析拒各有攸塈民以不虞德懷其内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永以盤

開城門活汝兄後漢赤眉與李松戰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

職為小

閒山濤啟事關内侯河内向烈生值千載之會猶未蒙殊寵年欲向老志意耳目猶尚聰明今城門校尉闕職為小閒還堪任此

中壘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百官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

壘臣司壁崔瑗中壘箴國有所固民有所因各有攸守德以不紛周末之王昭厲幽荒既不砥德又不厲兵不壁不壘以失其軍壁不空設壘不徒堅山川丘陵天地以存德為中實險為外垣壘臣司壁敢告列人

屯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左右衛府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各十人

宋百官志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並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漢光武初改屯騎為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自游擊至五校魏晉逮于江左初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五營校尉秩二千石

陶氏職官要録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案晉

官晉承漢置以為宿衛官各領千兵

三年桓温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復置以敘勲舊

官顯職閑東觀漢記劉般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府事寛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宗室

肺腑居之著書東觀後漢書鄧閶妻耿氏有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閶後

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朱穆邉韶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六十受兵蜀志宗預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復東聘呉孫權提預手涕泣遺預大珠一斛

職典禁旅王隱晉書濮陽

王元為屯騎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無忌讓屯騎校尉表曰校尉之任職典禁旅御衛事重必宜其人豈臣微弱所能克堪

步兵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

宋百官志並見屯騎校尉門

列妝之職上應天工東觀漢記梁不疑為步兵校尉上書曰列妝之職上應天工不厭羣望實非愚少所任

投劾歸崔篆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

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校劾歸

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漢魏春秋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聞步兵厨多美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容觀甚偉 梁史韋粲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

出入卧内 吕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

越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 見屯騎校尉門

宋百官志越騎掌越人來降以爲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漢光武初改越騎爲青巾建武十五年復舊

上書宜崇公室　後漢書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上書長樂宮諫諍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謝病不朝

太子諸王奉賀　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　董卓傳伍孚爲越騎校尉忿卓凶毒志手刃之及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也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淫暴無道　謝承後漢書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破石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長水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見屯騎校尉門

韋昭辨釋名長水校尉長於水戰用船之事釋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廐近長水故以名官

宋百官志長長水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也胡騎屯宣曲觀下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廐近長水胡

以為名長盖闗中小水名也

有武節兼經術東觀漢記賈宗字武孺為長水校尉數言便宜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讌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術

荅問如響應聲蜀志秦宓為長水校尉吳遣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宓後往既至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坐温問宓曰君學乎荅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温大敬服

給千人營王隱晉書下邳王晃起家為長水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

胡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應劭曰光武有尉但留司馬令屬長水營

中興胡騎并長水

宋百官志見長水校尉門

射聲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書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應劭曰士工射者聞聲射之則中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宋百官志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

在西域三十一歲東觀漢記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殿中無雙丁孝公後漢書丁鴻字孝公薦射聲校尉論難最明諸儒稱之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吏咸稱其人續漢書曹褒遷射聲校尉按行營舍不葬者悉買空地葬之設祭而去吏咸稱其人外掌方任內參九列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列勿使入直君子營晉中興書劉超字世踰中書郎遷射聲校尉時軍校兵義興人多義超因領之號為君子營以賓宿衛鷹揚虎視汝南先賢傳應仲華為河南尹拜射聲校尉鷹揚虎視

虎賁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虎賁校尉主輕車武帝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戊已校尉

東觀漢記始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已校尉

毒藥傅矢 後漢耿恭為戊已校尉屯金埔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乃進次金埔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

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下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兹攻殁都護陳睦北敵亦圍關寵於柳中會明帝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敵情告恭又給以粮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謂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敵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護烏桓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胡應劭漢官護烏桓孝武帝初置擁節比二千石持節魏畧毋丘儉字仲恭為荆幽二州刺史持節領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晉書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渠州刺史

諸胡皆喜東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諸胡皆喜羌胡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及使醫藥療治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及訓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其入臨者數千人

得詣京師奏事永平二年護羌校尉竇林將降羌豪俱詣闕是為護羌校尉得詣京師奏事也

協律校尉

晉職官志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魏杜夔為之及晉改之

南蠻西戎南夷校尉

晉職官志護羌夷蠻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荆

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傅暢晉諸公讚王戎為荆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沈約宋書護西夷校尉晉武帝立治寧州江左平蜀後治涪城終晉世

諸府羽林校尉

唐職官志諸府校尉五人每校尉旅帥二人又左右羽林軍人數節禁如諸衛

票姚校尉

漢書票姚服虔音飄摇顔師古云勁疾之貌

善騎射前漢霍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為票姚校尉

典農校尉

魏畧典農校尉太祖置秩二千石

司農度支校尉

魏典司農度支校尉黄初中置秩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材官校尉

魏畧材官校尉黄初中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木屬少府

驍騎校尉

魏志董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太祖又被徵爲典軍校尉

西園八校尉

後漢書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忠義校尉

吳志是儀從孫權討關公拜忠義校尉

不自屈爲周舍是儀拜忠義校尉儀陳謝孫權令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耶

懷義校尉

吳志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孫策表拜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吳志袁術表孫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

翊軍校尉

王隱晉書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爲五校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爲營

護西域校尉

沈約宋書護西域校尉晉武帝置治雍州江左闕安帝元興中又置寄治西陽

寧蠻校尉

沈約宋書寧蠻校尉晉安帝立治襄陽郡

安蠻校尉

沈約宋書元嘉二十二年南平王爲安蠻校尉

西蠻校尉

齊職儀太元中毛虎生爲西蠻校尉

東宮三校尉

沈約宋書武帝永初三年置東宮屯衛步兵翊軍三校尉

平羌校尉

沈約宋書平羌校尉晉穆帝置治仇池

三巴校尉

齊職儀三巴校尉銀青印綬武冠絳朝服宋本始五年置東西梓潼建平五郡隸焉

建義校尉

才兼文武吳志朱據傳孫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

武衛校尉

為人精敏善騎射吳志朱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為

欽定四庫全書

武衛校尉

滅賊校尉

兵器精飭吳志賀景為滅賊校尉馭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飭

職官分紀卷三十七

職官分紀卷三十八

宋 孫逢吉 撰

三輔

前漢百官志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命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降朝服佩水蒼玉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内史更名左馮翊

其屬官有廪犧令丞尉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又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内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廐廱厨四長丞皆屬焉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

後漢百官志河南尹一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

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

應劭漢官儀河南尹新治周地也雒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治三川守河雒伊也漢更名河南孝武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内史為丹陽尹

通典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隋職官志隋雍州

置牧京兆郡置尹

唐職官志京兆河南太原等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牧古官舜置十二牧是也秦以京城守為内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閤長史知府事尹各一員從三品京城守秦曰内史漢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内史武德初置牧以内尹總府事開元初并改府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魏晉以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治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

唐會昌三年五月京兆尹奏兩街閒行不事家業黥刺

身已屠宰猪狗醞酒鬬打及僦搆關節下脱錢物摴蒱賭錢人等伏乞今後如有犯者許臣追捉若是百姓當時處置屬諸軍諸使禁身奏聞從之

六典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各一人從二品昔舜分九州為十二置牧大禹鑄鼎貢金九牧周禮八命作牧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為内史漢改為京兆尹秩二千石後漢都洛陽為河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為尹江左為丹陽北齊為清都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始秦分天下令御史監郡漢省之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帝初置郡刺史十三人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類今之十道使也又置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類今之京畿按察使也成帝更名刺史為牧秩二千石後漢復為刺史後復為牧

魏晉以下皆為刺史晉武帝罷司隸校尉置司州牧江左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皆為司州牧後周置雍州牧隋因之大業三年罷州置郡京兆河南皆為尹則兼牧之任矣皇朝又置雍州牧洛州初為都督府及置都亦為牧開元初復為京兆河南尹

尹一人從三品

漢京兆尹有都尉又丞皆詔除都比二千石典武職丞秩六百石後漢省都尉州又置別駕治中皆刺史自辟除魏晉以下皆因之隋文帝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州置郡罷長史司馬置贊治後改為丞又置通守以貳太守京兆河南等為內史皇朝置雍州別駕永徽中改為長史正四品下開元初改長史為尹從三品然親王為牧皆不知事務職總歸於尹亦漢京兆之任

少尹二人從四品下

魏晉以下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治後改為丞皇朝復曰治中後避高宗諱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置二員

司錄參軍事

二人正七品上漢魏以來及江左郡有督郵主簿蓋錄事參軍之任也皆太守自辟除後魏北齊後周隋氏州皆有錄事參軍及罷郡以州統縣皆吏部選除煬帝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皇朝省掾主簿置錄事參軍開元初改為司錄參軍

錄事四人從九品上隋置京兆錄事四人皇朝因之府史各二人

功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漢魏以下司隸校尉及州郡皆有功曹戶曹賊曹兵曹等員北齊諸州有功倉中兵外兵甲法士左戶等參軍事隋諸州有工曹戶部兵曹等參軍事法曹士曹行參軍郡有西曹金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為書佐皇朝因其六司而改書佐為參軍事開元初為功曹參軍

倉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北齊諸州有倉曹參軍事隋文改為司倉煬帝改書

佐皇朝復府八人史十六人戶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漢魏以來州郡皆有戶曹掾或為左右隋有戶部參軍文帝改司戶煬帝改書佐皇朝因為司戶參軍開元初為戶曹參軍府十一人史二十二人帳史一人景雲初置兵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漢魏以來諸州皆有兵曹或為中兵外兵騎兵北齊以下改復並與功曹同府九人史十八人法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漢魏以來州郡皆有賊曹決曹掾或法曹或墨曹自隋以下改復並與上同府九人史十八人士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北齊諸州有士曹行參軍以下改復並與上同府七人史十四人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注同王府參軍下

國朝以開封河南應天為三京府牧不置唯仗內引則

遺官攝事

内史

非素重臣不能任 前漢汲黯傳公孫弘為相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 **不拜大將軍** 汲黯為右内史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説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而有揖客反不重耶

開六輔渠 倪寛遷左内史寛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繦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寛

以國事為已任 孔坦字君平為呉内史以國事

為已任悲慼如身中之疾**以私米作饘粥**王曾字敬文恬虛守靜不競榮利為吳國內史時年飢粟貴人多飢死曾以私米作饘粥濟活甚衆

歲節放囚宋書謝方明為臨川內史至臨川歲節放因歸家因感恩德赴期還獄

出公祿營護殯葬梁書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道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乃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家人有疾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骸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先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興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治至矣

風雨飄廳事傅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以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地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

郡遂無患又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貽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竟不為害咸以貽誠至所致

閑閤卧理 殷鈞為臨川内史體羸多疾閉閤卧理百姓化其德刼盜皆奔出境也

在郡清潔政務安靜 伏暅為永陽内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真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相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嘉之

一郡無敢行巫 袁君正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君正命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撿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吏民化其德 張緫為豫章内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欺豫章父老咸云數十年未常有也

猛獸鬬死郡西 北齊書李繪為高陽内史郡境向有三猛獸民常患

之繪欲修檻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孝感所致皆請申上繪曰因鬪而斃自是偶然將為己功人將窺我不聽

不能逐飛走事佞人 李繪為河陽內史時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權勢從繪乞麞角翎羽繪荅書曰翎有六翮飛則沖天麞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走事佞人是時文襄使還選司徒遲薦繪既不果調咸由此書也

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隋書樊子蓋為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令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與朕卧理此州 唐書王及善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已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

京兆尹

吏民稱之不容口 前漢趙廣漢為京兆尹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相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蹤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宜差易耳

百姓歌之 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發姦擿伏 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

吏民號泣願代死 廣漢下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枹鼓稀鳴 張敞為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

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汚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

張敞循廣漢之迹

張敞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

推功善歸於下

廣漢為京兆尹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二旬清南山羣盜

漢南山羣盜數百人為吏民害逐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王鳳曰賊數百人在天子輦轂下發軍繫之不能得難以視天下制海內服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以治鳳薦王尊徵為諫大夫遷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寺大夫守京兆尹後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縣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白著往者南

山盜賊橫行以尊爲京兆尹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爲婦畫眉 張敞爲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敞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爲京兆尹九歲與楊惲厚坐惲大逆免

名敢直言 王章在朝廷名敢直言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獄死妻子徙合浦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自孝武置左馮翊

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

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最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張敞為久任職

以久任職上**毋問平反罪人則喜**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曰有其母即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嚴而不殘上**搏擊豪彊**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胡常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孫寶徵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部詎有其人

乎文即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寳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寳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復問狐狸寳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寳前失車騎將軍自恐見危亦欲附之

名聲重於朝廷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皆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縛之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

邊延二君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其政用寛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飲賓客取車轄投井中 陳遵為京兆尹嗜酒大飲賓客輒滿堂閉門取賓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視民如子 謝承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視民如子正身率下民不忍欺也

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上

發姦擿伏明出自然 延篤為京兆尹聽訟理冤發姦擿伏明出自然

息譽京邑 晉袁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

明智有餘 英雄記董卓廢少帝自公卿以下莫不畀下唯京兆尹蓋勳長揖爭禮見者咸為失色卓問王允曰欲得快司隷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可卓曰此人明知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復出為潁川太守

雄職 上

吏民號泣遮道 良吏傳顏裴字子林為京兆尹徙平康太守吏民號泣遮道步步稽留日行數十里及至立碑作頌焉

大臣當用儒術 荀悅漢書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大將軍勒兵

闕下以備非常丞相以下至者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窮治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注湖縣名也以筮卜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之貌甚似太子方遂錄其言故敢詣闕廷尉逮召其鄉里張宗祿等皆識之方遂坐誣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儒術士明於大義欲以女妻不疑不疑固辭畏盛滿也

發姦 楊彪為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私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吏民愛敬作歌 李燮別傳燮字德公拜京兆尹領盪寇將軍加幢蓋鼓吹詔發西園錢三億尹上封事拒此橫調并陳禍敗辭義深切遂止不發尹履潔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衆恩如

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恩如春威如虎 上

減水救旱 唐書崔珙為京兆尹京畿旱珙奏滻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

豪右斂迹 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有功者即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議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宂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本盡輸昱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振後為河南尹亦有威名

職司輦轂 上

比趙廣漢 劉棲楚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

疏決三輔渠 李元紘擢京兆少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渠時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

立碓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以察為能於物少恩

李齊物累為京兆尹為政好發官吏陰事每以察為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

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

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謡曰欲求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雖倉卒必指其姦倖

德宗時大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皐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吳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繼宿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薄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摘瑕病湊雖倉卒閲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車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

儲蓄

之家出粟於市見河南尹華轂之下彈壓為先柳仲郢先為京兆尹政號
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
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烏
可類乎政尚寛簡顧少連改京兆尹政尚寛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
法均之免租逋不用詔李寔為京兆尹京畿春夏旱乏食有詔免租逋而寔不用詔書勇於
殺害人吏不聊生貶為通州長史市人雖手皆袖瓦礫遮道伺之承大化柳渾為相帝常親擇吏宰
畿邑而政有善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
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
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民安於農而盜賊息
魏志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
之法使無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

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豶豕乳子 後周陸逞為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養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政尚寬簡 唐源乾曜為京兆尹政尚寬簡

嚴肅為治 黎幹為京兆尹嚴肅為治人頗便之

軍容至不設酒饌 李勉拜尹政尚簡肅時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求媚於朝恩每俟其將至監則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蒞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官忝京兆軍容儻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乎朝恩深銜之自是不復往太學矣

曲池禱雨 孔戢為京兆尹時旱禱於曲池是夕大雨

威風甚嚴 薛元賞為京兆尹武宗謂宰相曰威風甚嚴難為繼者即令守取勅文李德裕奏京尹若非陛下假借與之作主則無由為德帝曰灼然

公正

方嚴吏不敢欺韋澳改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人知畏愛**韋澳為京兆尹留心政術孜孜求治凡大小獄訟先命僚屬議罪上裁其輕重而增損之無不允愜人知畏愛至於文案填委必盡究其情偽獄訟衰息囹圄空虛

左馮翊

閑閤思過前漢書韓延壽守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由是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不敢復爭**恩信**

周徧二十四縣延壽入守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嚴毅不畏彊禦謝承後漢書鄧道字子淵天性通敏以清廉正直為行又嚴毅不畏彊禦宜治三輔出為左馮翊

右扶風

課為三輔最前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京師畏其威嚴

上父老攀車以千數會稽典錄徐洪遷右扶風都尉被召當發父老攀車以千數

河南尹

沿革見三輔

私請不行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

政號嚴明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名重朝廷 上

計日受俸 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畿憚之

禁制豪右 上

葬骸骨致雨 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洛陽城外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雨澍

京師肅然 東觀漢記張酺少篤學博通經籍以博士徵和帝即位遷河南尹京師肅然

卿士尹王都 揚雄河南尹箴云芒芒天區畫界為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王都風化以興方國承流

出臨京任 魏志劉靖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靖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吏民久而後安 傅嘏傳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事其民與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播路天下四方之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紀裁劉氏之細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常簡而不可犯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當時無赫赫名 上

掘墻得狸 王隱晉書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唯廣居之不疑常外戶自開二子凱謨等驚怖廣使人掘墻比得狸乃絕代者乃相承而入

清粹忠正 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郡四方表則中書令庾純

清粹忠正才紹治化其以純為河南尹

雋才令望 王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

省息七億餘萬 汝南先賢傳應仲華遷河南尹入拜射聲校尉鷹揚虎視復遷大匠卿除無用割浮賞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整頓京師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鄧騭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闕豹欲得之上凡騭兄弟亦欲用難使名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公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令乃使親家為之必不可為後法乃舉司隸羊祲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舉我故使我不得尹耶

忠亮篤誠才兼內外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中詔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邇遐所模以導齊之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未到官遽事獻禮 唐鄭珣瑜字元伯為河南尹未入境內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

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既至河南清淨惠下貴斂賤發以便民

刋石水濱以紀其績 李傑為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衷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公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刋石水濱以紀其績

勤舊勳賢 蘇震為太常卿是歲京都耆老表乞行幸上重違其心乃選勤舊勳賢為之牧守遂以震為河南尹兼御史中丞

不務苛細 李適之為河南尹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

李摩雲 李罕之僖宗末為河南尹每討賊不擒敵曾縱兵於蒲絳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取罕之至則下馬目為李摩雲

儲蓄之家出粟於市 王起為河南尹時蝗旱粟價暴踴豪門閉糴以邀貴價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

隱者下於法由是民獲濟焉　謁帝朝承明梁見諸府尹

諸府尹少尹丞附

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通典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預聞幾密晉中興書劉隗為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幾秘密皆預聞之　羊固

之豐膴不如羊曼之真率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㬥容來得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以

固之豈暎不如曼之真率

擲柱入穿 宋書劉穆之遷丹陽尹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廳事柱上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弟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

吾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 語林蘇峻新平温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勃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據御牀共行遺詔孔坦爾時正瑣臣爾何與國家事不可令日喪亂而猥見逼吾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耶温庾不能荅

輕薄京尹 許玄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劉素貴畧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謂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謁帝朝承明 梁元帝去丹陽尹荆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

孫寳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 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

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為城臯南以長淮為尹洛北以鍾山為草阜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

讓表 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緯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依倚權貴 李澄為東京少尹蕭治為尹依倚權貴蒞事多不法澄以公正直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澄必斥之

肆行不軌無所忌憚 郭英乂入為城都尹到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取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及諸般皆用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

之府中白事見少尹署吏不復省九國志吳國初建以徐延休為江都少尹將祀南郊以延休為鹵簿使於是法物始備李昪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曰府中白事見少尹少尹署事則吏不復省也

雖佩恩寵還傷年鬢梁書蕭子範字景則再為戚信長史重任丹陽尹丞而諸弟並居顯列子範以深自慨為府牋云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傷年鬢

開封府

五代唐汴州宣武軍節度領縣六梁升為開封府以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府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隸焉後唐復

為汴州宣武軍以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屬諸州晉天福三年復為開封府以五縣還隸國朝又置東明咸平二縣令領縣十七治開封府祥符戴邑後改考城

牧

國朝開封府牧一人從三品唐有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國朝以開封應天河南為三京牧不置惟仗内奉引則遣官攝事

尹少尹

國朝開封府尹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尹國朝以親王為之仍兼功德使太宗晉邸尹京及秦王許王為尹皆在南衙視事真宗尹京還就府署少尹不常置貳受使則判官長權攝

權知府事

國朝尹闕則置權知開封府事一人以少卿以上充兼功德事及畿内勸農使

豪右屏迹國朝翰林學士李穆知開封府事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如神程琳自益州召知開封府決事如神

姦惡逃竄都下肅然鄭戩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開封府時有府吏馮士元者狡猾佞姦乃通結權貴恣為姦贓自尹而下至于權判官往往皆為所中權柄多出于士元偷弄威勢以刑禍於人京師號為立地京兆尹戩至窮案其贓捜其家得與朝士往來交易貨賄簿書連及近臣而權貴多為之請戩俱不顧案成流於海島於是府中走吏而下日多戰汗股慄姦惡逃竄都下肅然

朝廷無憂有范君　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而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昭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聽斷如神　杜衍知開封府聽斷如神權要之家不敢干以私

嗜酒　李詢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詢以嗜酒常旦朝上殿奏事御前宿酲未解酒氣薰然衝於御座上謂曰開封事煩宜節酒詢再拜謝罷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而卒

擢為宰相　劉沆天聖中及第所治有治劇之聲自開封尹擢為宰相

笑比黃河清

筆談包孝肅尹京考為明案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賍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紛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回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以其笑比黃河清

判官推官

國朝開封府判官推官舊各一人以朝官充親王尹京判官以給諫充真宗為尹置判官二人推官三人即位後各止一人景德四年增置判官推官一人掌府事並

以常叅官充以獄訟刑罰為生事戸口租賦為熟事分主之天禧四年分主左右軍厢無生熟事之別太平興國中命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府事尋省淳化五年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叅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夏侯嶠並為開封府推官以壽王出閤判府事上特為精選其僚屬也治平三年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祕閣校理孫坦為開

封府判官專管局使院公事從知府沈遘請也謂開封府事叢雜推判官日力所給兩軍獄訟而已使院諸案多留滯為姦至是人以為便

司錄叅軍

國朝司錄叅軍事一人正七品上以朝官充通簽府院事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司錄叅軍宜置一員

元祐官品令開封府司錄叅軍事從七品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六曹掾屬宜各置一員二年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止留户曹一員通判

六曹

國朝開封府諸事叅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唐之司錄六曹軍事各一人梁開平元年咸置一人國朝因之凡六曹選州縣幕職官充亦有以京官知者分掌諸案事功曹與法曹檢法其餘曹事外兼領出入諸縣事覆及輪當一季與司錄同推勘天聖元年六曹官吏更不差出外

元祐官品令開封府諸曹叅軍事正八品

知其必貴歸田錄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

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為貴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也

左右軍巡使判官

國朝開封府左右軍巡使判官正八品 唐宋置後唐分左右左掌水北右掌水南隸京府國朝置左右軍巡使判官各一人分治獄事先是左右軍巡開封府選牙校為之開寶六年始用士流或以三班充判官選幕職州縣官充大中祥符二年詔到任一年無私罪與京官職知軍巡判官事軍巡使掌京城內風火盜賊及推鞫之事判官為之副

左右廂公事所

國朝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分四人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凡有民鬬訟事輕者得以決遣九月詔許留使臣兩員分左右廂管勾

京留守

唐貞觀十七年太宗親征遼東令太子太傅房玄齡充京城留守以蕭瑀為之副

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李晦為西京留守顧謂曰關中之事以付卿

開元十一年勅太原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七月勅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日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行幸未有處三都留守三日一起居暫出行幸發處留守亦準此處表長慶三年以前義成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郡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州防禦使開成二年東都留守牛僧孺召拜左僕射上令軍副使王元直齎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者上特寵異之

五代晉天福七年勅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

同將相令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也

國朝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

西京南京留守各一人河南應天府尹各一人留守尹闕則置知副府事一人以郎中以上充通判各二人一掌留司一掌府事以朝官充

守管籥蕭何傳贊何謹守管籥　無復西顧之憂後漢鄧禹光武謂曰昔高祖任蕭何

于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非寇恂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征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來攻聞恂勤軍合戰大破之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守北宮

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為留守聞車駕進幸江陵禹以為不宜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還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進食特賜上方物除子男臧為郎

定科令得止姦之要

吳志孫權知新城使登守總知留守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得止姦之要

承制行事

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

東西臺

上

加持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

備禦有功

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攻城

子蓋備禦有功車駕至高陽追踣行在所帝勞之比蕭何寇恂且謂曰公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閑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令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比蕭何寇恂上蕭何之任唐太宗親征遼東命房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卿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

進言書座右宋璟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

繕修三宮開元中行幸東都詔杜暹為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浚城隍躬

自巡檢未肯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城隍宮室隨事修營具有工程不疲人力甚善慰朕懷也

隨事即行不須聞奏 河間王孝恭次子晦高宗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或蹋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戶部尚書

不賜旗甲 呂元膺拜東都留守舊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授華汝壽三州例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

危惙尚能憂國家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幸玉華宮玄齡以疾臥總晉臺及漸篤玄齡乃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思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平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易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云太宗見其表謂玄齡子婦

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悅如此能憂我國家

宗社獲安實卿之功

荀顔傳大駕行幸三州顔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顔率禁旅以揜畢獲内外晏然駕還飲至大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遲疑不即擒捕處分必致事成不測以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實卿之功

執道士因之

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所為橫恣弘機執而因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

駁尚方鬻苑中果菜

武后垂拱中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單馬待梅祿將軍

柳公綽為北都留守充河南節度等使是歲北方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且曰朝貢所經過守

帥每假禮分虧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有襲奪太原故事亦有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綽獨以牙門將祖孝恭單馬待以修好之禮暢感義出涕馳驅道中不妄游獵及至閒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歸竟不敢有所犯

府事一以相付 隋揚瓚平齊之後留瓚居守常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其見親信如此也

京師社廟所重非卿不可 國朝王旦拜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大駕幸澶淵時親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真宗謂旦曰京師廟社所重非卿不可詔馳赴

送燈臺 歸田錄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嘗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于留臺

新進陵慢 熙寧初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

慢之䫉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均春圃桔槔閒時人稱其微婉也

判官推官

國朝東京留守判官推官擇朝臣充西京南京留守判官推官各二人或以京朝簽書景德三年七月令審官院選京官一人知西京留守判官事三京府吏屬及給使之數自孔目官以至承府等自具本府元額勑大唐之錄府史之類並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丁成鐘

職官分紀卷三十九

宋 孫逢吉 撰

都督府

晉職官志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假節為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置叅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禄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

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則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使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諸軍州事或領刺史又置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參軍事五人正八品下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正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别駕一人正四品下長史

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録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上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上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從八品上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

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參軍事三人從八品下文學一人從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

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

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秋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

持節為上持節次之使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太康中都督諸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庾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綏懷招納立客館舍置典賓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宋書人臣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

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為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為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遠近多事使都督總攝六軍立府置佐

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

隋百官志高祖採後周之制置大都督帥都督以酬勤勞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隊正文帝以并揚益荆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位上中

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
唐百官志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長史一人從三品司馬二人從四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
總判府事 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蓋漢置刺史之任有行臺有大行臺其員有尚書省令一人正二品掌管內兵民總判省事有僕射二人從二品掌貳令事自左右丞以下諸司郎中畧

如京省又有食貨監一人丞二人掌膳羞財物賓客張
具音樂醫藥有農圃監一人丞四人掌倉廩園圃薪炭
芻藁運漕有武器監一人丞二人掌兵械廐牧有百工
監一人丞四人掌舟車營作監皆正八品下丞正九品
下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總十州者為大都督貞觀二年
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
史而不檢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為將諸將亦
通以都督稱唯朔方猶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畧使沃衍
有屯田之州則置營田使武后聖歷元年以夏州都督
領鹽州防禦使及安祿山反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
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
領州十餘小者二三州代宗即位廢防禦使唯山南西
道如故元載秉政思結人心刺史皆得兼團練守捉使
楊綰為相罷團練守捉使澧朗陝興鳳如故建中後行
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大率節度觀察防禦
團練皆兼所治州刺史都督府則領長史都護或亦別

置都督府其下有掾有屬有記室參軍事有典籤武德中省

六典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貞觀中分為上中下都督府長史一人從三品秦漢邊郡有長史魏晉以來諸州皆有別駕治中至北齊八命七命六命州刺史各有長史隋九等州亦有長史開皇三年改雍州別駕為長史煬帝罷州置郡又改為別駕唯都督府置長史永徽中始改別駕為長史大都督府長史仍舊正四品下開元初始增其秩司馬二人從四品下北齊及隋九等州各有司馬開皇二年改雍州贊治為司馬皇朝改郡為州各置治中一人其都督府則置司馬永徽中改治中為司馬録事參軍事録事六曹參軍事參軍事人品同唐百官志執刀十五人中下府同典獄十六人中府十四人下府十二人問

事十人（中府八人下府六人）白直二十二人（中府二十人下府十六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漢代諸郡國皆有市長晉宋以後皆因之隋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戶四萬以上者省補市令貞觀十七年廢垂拱元年復）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倉督二人史二人（北齊九等州縣各有倉督員隋因之）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中下府從八品下）助教二人（中府同下府一人）學生六十人（中府同下府五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八品下（中府下府同正九品下）助教一人（中下府同）學生十五人（若中下府戶滿四萬人以上者官員同此唯減司馬一人下都督戶滿二千戶以上者同中府下府十二人）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別駕一

人正四品下漢司隸校尉有別駕從事校尉一人行部則奉引主錄衆事舊解以為別乘傳車故曰別駕諸州刺史亦有之元帝時條州大小為設吏員別駕治中諸部從事秩皆百石後漢改曰別駕從事史三國因之晉代諸州各置別駕治中從事史一人宋齊梁陳後魏周隋因而不改皇朝因之永徽中改別駕為長史垂拱初又置別駕員多以皇家宗枝為之神龍中罷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載諸郡廢別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補東宮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居京師者常數十人許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

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史四人六曹參

軍事參軍事人品同唐百官志惟兵曹二人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戶不滿二萬為下都督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錄事功倉戶兵法曹參軍事人品同唐百官志州營戶不滿萬者不置參功曹其事隸入倉曹法曹兼掌士曹事軍事三人管戶不滿一萬者省一人

都督長史附

後世無叛由杜公晉書杜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力與勇功

士庶蒙濟賴陶侃為都督荊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饑百姓餓死侃至

秋熟輒糴至饑復發之
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吳人悅服稱爲羊公 羊祜都督荆州諸軍
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吳人悅服稱爲羊公

出鎮南夏得江漢之心 晉帝將有滅吳
之志以羊祜爲都督荆州祜率兵出鎮南
夏開設庠序綏遠懷近甚得江漢之心

夢司馬與鎧 陳勰爲陶侃廣州長史侃夢有司馬以鎧與侃勰以爲
司馬國姓鎧者捍國之器節下當進位果都督交州

制度規模出於人 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
模每出于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
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
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乘月登樓清嘯 劉琨爲大將軍
都督并州諸軍
事在晉陽常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乃乘月
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
歔欷有懷土之心向晚
復吹之賊并棄圍而走

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 張寔都
督涼州

下令曰忝繼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于市者報以羊米

留語盡曰　石苞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去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

非方伯才　劉膺代溫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膺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膺之代溫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膺非方伯才朝廷不從

不受鎮北之號　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起授為辭而實惡其名乃改前將軍

相當為八州都督　晉中興書陶侃少任雷澤夢生八翅飛至天門而不入相者師圭曰君當八十位登上公都督

引弓射子心同鐵石南史羊侃自魏入梁為侍中侯景反以侃副宣城主都督城內諸軍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震駭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在城外其軍旅指揮一決于侃侃膽力俱壯帝深仗之加軍帥將軍初侃長子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國猶恨不足寧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持來侃謂其子曰吾久以女為死猶在耶吾一身許國誓死於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史臣曰羊侃臨危不撓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

收藏骸骨即日降雨北史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塚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也命所在收藏時夏亢陽即日降雨也

著翅魏末韓果為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為著翅太祖聞之笑曰

著翅之名減飛騎也

穿**趙郡王泉**

北齊書趙郡王琛都督北燕北尉北恒三州諸軍事內防外禦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才下飛泉涌出令號趙郡王泉

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

後周韋孝寬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于城南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于塹外仍積薪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外城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于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

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大竿每來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又于城外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并摧壞孝寬又隨壞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正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至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正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即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忼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赴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有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

夜遁去

名止兒啼 燉煌實錄宋質直西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則止虜相志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賜胡瓶漢紀 唐書李大亮出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到州見有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是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詔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議論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張守珪為都督瓜州地砂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材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

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立碑紀政

宋璟為廣州都督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燒延之患人皆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哭不避辰日

褒州都督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陰陽書曰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帝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中安避辰日遂哭

不營產業

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為蠻夷患由是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所酌之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在職累年甚有惠政

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郭元振大定中遷涼州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于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勝築長城

李勣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太宗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

解纂長城以備突厥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豈不勝于長城耶

造人耕之法

王方翼為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為政嚴肅

張嘉貞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為政嚴肅將士以下皆斂足股慄

州人詣闕請留

王畯為桂州都督桂州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畯始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尋又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乃下勑曰宜須政成安此黎庶畯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

洛陽要重古難其人

楊恭仁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焉

賜瑞錦以彰善政

王方慶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

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節度使

後漢書劉虞為幽州牧就拜大司馬公孫瓚討烏桓詔令授節度

魏志十九年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

晉書將伐吳詔使益州刺史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唐職官志節度使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

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皆天寶後置檢討未見品秩凡天下節度使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内者皆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略使登州平海軍則不在節度之内節度名與所管軍凡鎮名亦見地理志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若大使加旌節以統軍置木契以行

唐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親事各一人隨軍四人節度使封郡王則有奏記一人兼觀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撫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遣運判官巡官各一人武德元年因隋舊呼為大總管其年諸州總加號使持節至七年改為大都督貞觀三年以後行軍即稱總管本道即稱

都督永徽以後除都督帶使持節即節度使也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節度之名始于此至今不改焉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一次驛輒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節度使判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三日洗印視其刓闕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

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邉功為下考觀察使以豐稔為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為下考團練使以安民為上考懲姦為中考得情為下考防禦使以無虞為上考清苦為中考政成為下考經略使以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修造為下考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自隨留觀察使營田等印以郎官主之鎖節樓節堂以節院使主之祭奠以時入朝未見不入私第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皆親王遥領兩府之政以尹主之大都督府之政

以長史主之大都護之政以副大都護主之副大都護則兼王府長史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節度也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

開元四年剡王嗣直除安北大都護充安撫河東關内隴右諸蕃部落大使親王遥領節度自此始也

十五年兵部尚書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宰相遥領節度自此始也兵志高宗永徽之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

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五代職官志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衙内宜兼押蕃落使二年詔頃因本朝親王遥領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并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國朝節度使並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長史為節度觀察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乾德五年正月朔乾元殿受朝賀置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下帶使者位在卿監之下至是時升之開寶三年以同州節度使趙文度為華州節度使不宣制誥牒與節制同淳化五年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吴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翰林學

士張洎上疏以為帶長史非便太宗令侯興日除授并改正之咸平二年十月詔自今親王節度使如授大都督府更不帶長史成德軍兼真定尹永興軍兼京兆尹鳳翔兼鳳翔尹護國軍兼河中尹荊南兼江陵尹劍南西川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兼橋道使興元尹建康軍兼江寧尹以上兼尹天雄軍兼河提大名尹徐州武寧軍兗州泰寧軍周廣順二年降為防禦州以慕容彥超叛命初平故也國朝改泰寧軍陝州保平軍梁開平二年改鎮國後唐同光元年為保義國朝改保平潞州昭德軍梁龍德三年改正義軍節度以李繼韜歸順故也後唐同光元年復為安義軍長興元年復舊名昭義國朝改為昭德軍揚

州淮南兼營田使福州威武軍兼三司發運使以上六州兼大都督長史杭州寧
海軍兼堤堰橋道使越州鎮東軍兼堤堰橋道使上二州并兼大都督安州安遠
軍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安遠軍節度至晉天福五年降為防禦使所管中州割隸許州以李金全叛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為安遠軍節度至周顯德元年十月又降為防禦使國朝復舊延州彰武
軍洪州鎮南軍鄂州武昌軍夔州寧江軍廣州清海軍夏
州定難軍兼押蕃落使以上七州并兼都督青州鎮海軍晉開運元年降防禦州與登州萊淄三州并屬京以揚光遠判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為平盧軍節度國朝改鎮海軍兼押新羅渤海兩蕃使
鄆州天平軍兼河堤使曹州彰信軍晉開運二年升為威信軍節度

漢天福十二年降為刺史周廣順二年復升彰信軍節度以單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密州安化軍

陳州鎮安軍 晉開運二年升鎮安軍節度漢天福十二年降為刺史周廣順元年升為防禦州二年升為鎮安節度以潁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許州忠武軍 梁開平元年改匡國軍後唐元年十月復改忠武軍國朝因之

孟州河陽三城 兼河堤使

襄州山南東道 晉天福七年降為防禦州直屬京所管均房二州割隸鄧州以安從進叛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舊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國朝因之兼橋道使

鄧州武勝軍 梁開平三年升為宣化軍節度割泌隨復郢四州隸之興襄州分江心為界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威勝軍周廣順二年改武勝軍改諱也國朝因之

滑州武成軍 唐光啟二年改宣義軍節度唐同光元年復為義成軍國朝改武成軍兼河堤使熙寧中廢為郡今

復為軍房州保康軍鄭州泰寧軍兼河堤使金州昭化軍晉天福四年升為懷德軍節度天福十二年復降為防禦州國朝又改為昭化軍蔡州淮康軍澶州鎮寧軍晉天福三年初升為防禦隸相州移理所於德勝渡九年升為節度號鎮寧軍以濮州隸之國朝因之定州定武軍相州彰德軍梁貞明元年魏博節度楊師厚乃制相州建節尋軍亂以地歸後唐莊宗復為屬郡隸魏州晉天福三年復升為彰德軍節度以澶魏二州隸之滄州橫海軍梁乾化二年改為順化軍節度以張萬進歸順故也後唐同光元年復改為橫海軍國朝因之貝州永清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永清軍節度以博冀二州隸之周顯德元年降為防禦國朝復舊令降刺史邢州安國軍梁開平二年建為保義節度使割洺恩二州隸之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安

國軍晉州建雄軍梁開平四年升為定昌軍節度以絳沁二州隸之後唐同光元年改建雄軍國朝因之撫州永安軍麟州鎮西軍同州定國軍華州鎮潼軍初名感化後唐同光元年改鎮國周顯德元年降為刺史直屬京國朝改為鎮潼軍耀州感德軍梁正明元年改崇州升為靜勝軍節度後唐同光元年改順義軍二年降團練州周顯德二年升為刺史屬京國朝復舊邠州靜難軍國朝兼押蕃落使涇州彰化軍兼押蕃落使鄜州保大軍秦州雄武軍兼押蕃落使廬州保信軍壽州忠信軍後唐天成三年升為忠信軍節度國朝因之亳州集慶軍兼河堤使宣州寧國軍虔州昭信軍後唐長興二年升為昭信軍節度國朝因之蘇州平江軍兼堤

堰橋道使潤州鎮江軍兼提堰橋道使明州奉國軍湖州昭慶軍婺州保寧軍漳州武安軍泉州平海軍建州建寧軍梓州劍南東川舊曰安靜國朝兼營田使遂州武信軍國朝兼橋道使利州寧武軍國朝兼橋道使閬州安德軍後唐天成四年升為保寧軍節度國朝改為安德洋州武康軍黔州武泰軍桂州靜江軍邕州建寧軍舊曰建武容州寧遠軍

凡化外諸鎮節度使並兼觀察處置等使應州彰國軍後唐天成元年升為節度以興唐軍為應州以隸之國朝因其名豐州天德軍雲州大

同軍後唐同光二年復為大同軍節度以應隸之國朝因其名靈州朔方軍大都督洮州保順軍後唐長興四年升為保順軍節度國朝因其名沙州歸義軍梁州河西軍兼押蕃落使朔州振武軍兼押蕃落營田使勝州振武軍以上十州并塞外安北天德軍大都督

談苑五代以來節師牧專多遣親吏往諸道往來販易所過不收算率以致富養馬至千匹僕廝至一千餘人國初大功臣十數人猶襲舊風太祖患之未革其弊大平興國初遂下詔禁之侯伯但給其俸及鹽酒商稅課

利分數錢後又罷之定歳給公用自三萬貫及千貫自此藩鎮量入為用無復嚮之毫侈太平興國初右拾遺李幹上言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親吏掌其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邠寧涇原渭鄜坊延丹陜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濟曹單青淄兖沂貝兾滑衛鎮深趙定祁等支郡並直屬京師不隷節鎮

元祐官品令節度使從三品

節度使為正任

春明退朝錄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正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集載潘羅支厮鐸督朔方軍節度使制是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鏁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鏁院告廷矣

以本軍東討（唐書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祿山反詔子儀以本軍東討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與賊將史思明戰大敗之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

當閫寄（李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為兵馬使邊上稱為名將祿山之亂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攻河西玄宗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閫寄）

恩信及戎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山賊任敷等三十餘萬衆入寇京師天子親征以禁軍屯苑內京師震恐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于涇陽而寇圍之數重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後寇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曰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可汗存乎報曰今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今公誠存安得見之子儀即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乃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好如初

改賜衣物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少嘗為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軍中推克融統軍務爲朝廷尋授以符節賓僚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疎弱執中使

以閻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留其使楊文端等克融後為本州亂軍所殺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殺之數其罪上聞敬宗嘉之拜載義檢校戶部尚書封武威郡王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

爪牙之用不計于逆順

楊志誠太和五年為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因延中使擊鞠志誠遂于鞠場叫喚謀亂載義奔易州志誠乃為本道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牛僧孺先至上曰幽州之事奈何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地斗粟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因而撫之亦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借其土地必自為力耳則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上大喜曰如卿之言朕洗然

矣即以志誠為觀察留後

收復京師

德宗在奉天詔神策將李晟赴難晟自定州率師赴關輔詔加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壁東渭橋以逼朱泚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于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合兵乃詔晟移軍合懷光軍晟每將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志爾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懷光屯咸陽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計因朱泚交通其跡漸露晟恐為所併合會有中使過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去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李建徽楊惠元而併其兵是時朱泚盗據京師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于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內無貲財外無轉輸以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人心故英豪歸

向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内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時帝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以繫億兆之心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既而移書渾瑊諸將剋期進軍城下乘勝大破賊泚遁去晟勒兵屯于含元殿前號令諸軍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犯晟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自古樹勲勞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非為朕也

五日不通家信

神策軍家族多陷于朱泚李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入京城號令諸軍曰晟與公等各有家離別數年今已戍功相見未晚五日内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倚朔方軍為根本

肅宗南趣關輔至彭原郡宰相

房琯請兵討賊為賊所敗時方事討除　德宗還京詔太軍士半殪唯倚郭子儀朔方軍為根本

平河中

原節度使馬燧與渾瑊等同討河中時天下旱京師言事者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于京師召見曰臣雖不武得留糧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時懷光將徐庭光守長春宮燧挺身直至城下呼庭光諭之令降且曰爾以吾言為不誠爭令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遂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渾瑊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逮遠矣燧率諸軍濟河兵八萬陣于城下是日賊將牛居俊斬懷光首以城降燧自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襃美

上表請入覲

朱泚為幽州節度使自天寶末諸鎮逆亂泚率先上表請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至京又表請留從之

巡撫諸軍士皆賈勇吳少誠幽州人為申光蔡州節度使善為治勤儉無私日完聚不奉朝令貞元三年詔削奪少誠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引兵退蔡州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吳少陽者本滄州人與少誠父翔相善及少誠知淮西留後乃以堂弟署為軍職及少誠死少陽密害其子自為留後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覲及卒少陽長子元濟主兵陰計既成乃屠舞陽焚葉縣掠黃山襄城汝許人多逃山谷殺傷驅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詔削元濟官爵加兵進討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給不逮諸將玩寇詔進裴度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使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度至郾城巡撫諸軍士皆賈勇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建彰義軍節度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軍右度既視事蔡人大悅

入蔡州取吳元濟李愬西平郡王贈太師晟之子也有

壽畧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吳元濟愬請軍前自効授唐鄧節度使嘗獲賊將丁士良名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縛立為捉生將士良感之曰賊將吳秀琳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致秀琳愬許之果擒光洽而降秀琳又署秀琳為衙將秀琳感恩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愬命其將田進誠以騎三百擒祐而還官軍嘗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畧無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者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遂襲蔡使告期于裴度夜以李祐率愬自將中軍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時陰晦而雪大風裂旗旆士卒苦寒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賊恃其序

朗山之固要然無一人知之李祐李中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田進誠焚于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檻送京師

父子皆建大勳 李晟克復京師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兄弟藉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高惟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

六遷大鎮 上門立戟

李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德宗即日召晟子愿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至上柱國賜門立戟即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棨戟於門

斬朱泚使 韋皐為營田判官權知隴州留後事朱泚既僭遂令家僮蘇玉使于皐又遣劉海賓授皐鳳翔節度使皐俱斬以徇于是詔皐為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使以旌之

通南詔破吐蕃 韋皐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吐蕃和好

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韋遣判官崔佑時入南詔說令向化南蠻自嶲州陷没臣屬吐蕃絶朝貢者二十年至是復通韋又遣將大破吐蕃數年之内終復嶲州又招撫西山羌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庭以功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使然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時論非之

方鎮以大忠大勲帶宰相

河中節度使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于是宰相權德輿奏曰夫平章事者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歷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

二鄭以宰相鎮鳳翔

傳宗時黄巢犯長安河東節度使鄭從讜遣朱玫率兵赴難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第畋亦舉兵遏賊由是國威復振

上　五盜

朱滔田悅王武俊三盜既相推奬王號又遣使于李納納稱齊王四盜共推淮西李

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馬燧等雖志在勤王意莫能毆穀患難伐而涇師犯闕帝幸奉天遂引軍還太原

不取公廚烏梅

懿宗朝宰相蕭倣累至司空弘文館大學士時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惟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于公廚取之倣知而命還之買于市

父子鎮淮南

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也

就第賜旌節

至德以來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賜之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鄭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也

政出監軍

憲宗時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

遂振誣奏憲宗令追與漫官宰相裴垍曰以遂振故罪一藩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請以李鄘代之

臨江大閱互相聘賚

韓滉自蘇州刺史為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滉安輯百姓境内稱理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遣裨將李長榮等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為犄角計襲解寧陵之圍復河汴之路滉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即于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五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撒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于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滉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豫備以迎鑾亦申儆自守也時陳少遊鎮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于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

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獲賴

馬知祿山有叛相 張九齡為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

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叛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悞害忠良遂放歸藩後九齡死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詔褒贈有先覺合于蓍策之言

先覺合於蓍策上

稱兵入朝不由奏請 昭宗乾寧二年河中

節度使王重榮卒三軍立重榮子珂知留後事太原節度使李克用亦上言重榮有功于國其子珂宜賜節鉞卯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各上言王珂螟蛉不宜纘襲請以王珙為河中嗣子昭宗為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于是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各率精甲數十人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昭宗臨軒自諭之曰卿

等落侯宜存臣節稱兵入朝不由奏請意在何也茂貞行瑜汗流决背不能對惟韓建叙入覲之由上并召升樓賜之巵酒宴之于大同殿茂貞行瑜極言南北司相傾深蠹時政請誅其太甚者乃貶宰相韋昭度李谿尋殺之于都亭驛及殺内官數人而去時三帥同謀廢昭宗立吉王聞太原起軍遂留兵宿衛而還

諸盜所有之地 自大歷中李正已有淄青十五州之地李寳臣有定易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叛亂得位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乃連衡盤結以自固如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飛語有辭而諸盜完城繕甲畧無寧日

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 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中鐵勒九姓首領來降歌濫拔延授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以禦邊懷恩世襲都督善格鬬達諸蕃情有統御材禄山反從郭子儀討賊其功居多又從子儀

赴靈武行在自是眾破賊收兩京皆立殊功進封太寧郡王朔方行營節度使懷恩為人雄毅寡言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子儀每事優容行師用兵倚以辦事代宗即位中官劉清潭請兵于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為史朝義誘傾國入塞先肅宗以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其可汗請與懷恩及母相見詔從之令相見于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朝義既死詔懷恩統可汗還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壻疑其召戎閉關不納且告恩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功無與讓又為辛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水會中使駱奉仙使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仙厚相結歡奉仙回至懷恩所母讓奉仙曰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

初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既奉仙遂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令節奉仙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奉仙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也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馬奉仙回奏其反狀懷恩遂有貳于我懷恩以冦難來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再收兩京皆導引回紇摧滅強敵而為人媒蘖蕃姓獷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叙功伐且云回紇在側不敢入朝上令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而請遵慶因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其副將范志誠說之不可又許令一子入朝志誠亦不可遵慶復命懷恩令子瑒率衆攻雲京瑒大敗而旋上遣郭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為張如岳斬之獻首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束甲歸子儀懷恩至靈武亡命衆復振至秋誘吐蕃十萬人冦涇邠子儀拒之而退永泰中糾合諸蕃號二

十萬南犯京師大敗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縣遇疾舁歸死于靈武自懷恩逆命三年上為隱忍下制未嘗言反狀懷恩死上為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也

奄有襄漢七州之地

梁崇義長安人有膂力為羽林射生從來瑱于襄陽瑱朝京師被誅衆推崇義為帥朝廷因授以節鉞以襄州為涛領兵禍屈法含容遂與田承嗣李正已李寶臣為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淮西節度李希烈數請興討朝廷仗信以來之加平章事賜鐵券誓以手詔徵之不至乃徵四方兵使希烈統而擊之崇義拒戰而敗降其二將希烈使統本兵入襄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閉壁將守者斬關而出不可止崇義與妻投井而死

募兵千人赴蜀

李絳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時南蠻冦西蜀詔徵兵赴援絳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數定募卒悉令罷歸監軍使楊叔

元怨絳不奉己因募卒來辭以言激之乃誅聚趣府劫庫兵入使衙絳方與賓僚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牙將王景延力戰不能禦絳遂為亂軍所害從事趙從約薛齊俱死

斬亂者首祭李絳

李絳既為亂軍所害文宗授溫造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于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牙兵圍之賊千餘人皆斬首于地流血四注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段餘並斬者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等餘投尸於江

僨帥

太和初忠武軍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武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以高瑀深沉方雅曾判史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及聞陳許表果至請瑀為帥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于人得鎮之後則青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

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誅舞文吏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公綽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以戎服見牛僧孺

柳公綽使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服于郵舍待之軍吏以漢上地高于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之

父子僭逆

安祿山胡人也為范陽節度使玄宗寵之祿山請為貴妃養子晚年益肥壯垂手過膝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楊國忠屢奏必反而上益親厚之及歸疾行出關倍道而至范陽人或言其必反玄宗皆怒縛送與之玄宗再召託病不至遂反于范陽矯詔以兵討楊國忠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朝廷震驚禁衛皆市商洛陽既陷祿山僭號潼關不守玄宗幸蜀祿山造逆之後眼漸暗至不見物尤躁急動用斧鉞嚴莊者祿山之謀主亦被捶撻

莊夜將刀領豎子李猪兒同入祿山帳內令猪兒以大刀剚其腹祿山眼無所見但撼帳幄大呼曰是家賊也腸數斗流床下言訖氣絶嚴莊宣言祿山傳位于晉王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繼而郭子儀敗賊于陝西曲沃慶緒奔河北嚴莊來歸順肅宗遣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攻之子儀固圍自十月至二月慶緒城中人相食者七萬餘人鼠一頭直數千慶緒求救于史思明言禪讓之事思明引兵至與子儀戰我師敗解圍而去思明營于鄴南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諸將謀欲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背史王乎時思明已僞稱燕王俄聞之誘慶緒至軍責之曰爾為人子殺爾父以求其位吾為太上皇討賊即牽出并其四弟皆縊殺之祿山父子僣逆三年而滅

史思明

與祿山同鄉里相校一日而生思明除日祿山歲旦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與祿山同為互市郎事張守珪頻立戰功祿山奏為平盧軍都知兵馬使祿山反命思明討

饒陽等諸郡陷之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始祿山陷兩京常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于范陽不知紀極由是資其逆謀判官耿仁智忠諒之士勸思明歸順遂奉表以所管兵八萬人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朝義以下並為列卿後肅宗使烏承恩為副使俟伺其隙承恩從京來宣恩命思明留承恩且在館中令悍其所寢牀伏二人于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于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使矣牀下二人叫呼出以告思明令執承恩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郡史那承慶鐵券及李光弼與承恩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思明集將吏百姓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又于魏州殺安慶緒并有其衆遂僭稱大號思明軍益振遂再陷洛陽李光弼相拒于邙山下官軍不利思明至陝州為官軍所拒退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日内畢朝義築城畢未泥

思明至詬之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待收陝州斬却此賊朝義懼遂與其將駱悅等謀殺思明而朝義僭偽位朝義思明之孽子也與官軍戰于邙山下敗績走河北偽范陽節度李懷仙生擒來獻梟首闕下

刺史失職

烏重胤為鎮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奪刺史縣令權職自作威福故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詔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

進錢

李正已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已未可誠信欲以計逗遛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崔祐甫對曰正已姦詐誠知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正已所獻錢賚軍人使荷聖德又令外藩皆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已大慙而心畏服焉

古之良將無加

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淮西吳元濟軍人李端者過溵水來降其妻為賊束縛于樹臠肉食至死叫謂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重胤自行間為將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周衣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長慶三年再領天平及病牙將王贊饋以股肉歿後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祭之古之良將無加也

肩輿于三軍之中

張弘靖宰相延賞之子嘉貞之孫憲宗時自宰相出太原節度使遷宣武節度使代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已授幽州盧龍節度使弘靖入幽州薊人皆夾道觀之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入燕之時肩輿于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于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語責吏卒多

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令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者不如識得一丁字軍中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數人皆殺之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為帥弘靖不對軍人乃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泗為兵馬留後泗自以老病推其子克融統軍務朝廷乃除克融為幽州節度使貶弘靖為撫州刺史

濕稍 李希烈叛攻陷汴州節度使李勉潛師潰圍南奔宋州希烈性慘毒其攻汴州驅百姓令運土木築壘塹猶怒其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濕稍既入汴州于是僭號曰楚年曰武成立宰相署百官以汴州為大梁府既而諸軍進討希烈遁歸蔡因食牛肉遇疾其將陳仙奇令醫人置藥毒而死妻子兄弟共七十餘人並誅之

田承嗣屈膝于郭子儀 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郭子儀嘗遣

使去承嗣西望拜之指脉謂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若干歲矣今日為公拜李靈曜據十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絶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為材能所服如此

佩四將印 王忠嗣天寶中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尋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專控萬里國初以來未之有

不聽樂飲酒 段秀實拜涇原鄭州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若踖慮而已

劈木契分授之 李巨玄宗時祿山陷東京授河南節度使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兼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為統嶺南節度使

弓一箭必書其名 王忠嗣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每軍出即各名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于上以記之軍罷即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

詣闕請立生祠

盧鈞字子和開成元年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而物故者鈞減俸錢為營槥櫝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焉

亡馬

李愿晟之子元和元年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牓于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繫之牓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逐失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疋贖罪并亡馬請納于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

帥臣鑿凶門而出

李聽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致隳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致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

軍中有折旅店之匕箸者斬之

高崇文憲

宗元和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折旅店之匕著者斬以徇初闢擒東川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而歸康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戰軍失守遂斬之

八戰皆捷

高崇文為長武城使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相杜黃裳以為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八戰皆捷

出俸錢贖責子

朱忠亮本名士明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度使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卒贈僕射

造烏蘭橋

王似元和中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壖朔方節度使常潛委材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似貪而無謀先厚遺之後併役成橋築

月城以守自是朔方禦冦不暇至今為恨

焚匿名書

王鍔字昆吾代杜佑充淮南副節度使鍔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投鍔鍔内之鞾中鞾中先有它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它書焚之人信其匿名書亦焚也既歸省所告異日以它微事連其所告者禁窮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為神明

賜古器

牛僧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辭日賜觚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諭之曰以御正人也

身率軍士與同勞逸

李元諒德宗時加隴右節度支度支營田觀察臨洮軍等使移鎮良原古城多摧圮隴東要地敵入寇常牧馬休兵于此元諒遠烽候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荊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為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陶冶必備敵無冦掠涇隴又寧

父子俱擁節旄

田布弘正第三子弘正移鎮成德軍以布為河陽三

城節度使父子俱兼節鉞同日拜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以忠勤多田氏

未嘗問百姓間事

郭英乂為劍南節度使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頗怨之兵馬使崔旴因人心為亂殺英乂

烏集為候

柳仲郢為太平軍節度使卒于鎮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家人以為候除太平烏不集

好方士

李抱真德宗貞元中為昭義軍節度使晚節好方士以求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紿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玄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餘丸頃之卒

牙

軍廢置主帥

五代羅紹威魏州人襲父弘信拖鉞昭宗時進封鄴王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强買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以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于其手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之心銜之紹威見唐祚衰陵羣雄交亂梁太祖兵强天下必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每慮牙軍變易心不自安乃遣使告梁太祖求為援梁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寇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實兵仗于巨橐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汝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梁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于滄景牙軍頗疑其事是月十日夜紹威率兵馬與嗣勳同攻之時宿于牙城千餘人遲明盡誅凡八千家皆赤其族紹威雖除其禍然尋有自弱之悔

卷紹威鎮魏十七年薨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伏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每宴會與賓佐賦詩江東羅隱者佐錢鏐軍幕有詩名紹威遣使賂之叙南巷之敬

東西川皆有雄據意

後唐天成中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遥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深相沿未改其東西令從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時孟知祥為西川董璋為東川皆有雄據之意

置私廟

哀帝三年勑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宜許于本鎮置三代私廟

刼陵

溫韜少為羣盜背李茂貞歸于梁歷耀許州節度使在耀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徧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莊宗時韜自許州入覲後賞金帛賂遺權重及納賄中宮獲免得歸藩頃之授代歸闕久留京師親黨或憂其闕乏其子揚言曰使一棵體黃漢足了一年之費益謂叔陵得金偽人

佛子

張筠初仕後唐為永興軍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于路則給以口食衣物

境内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擾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後擢領河南尹氏鎮興元所治之地咸用前政上下安之

獲蝗一斗給祿粟一斗 五代趙瑩為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内捕蝗者獲一斗給祿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

名振北狄 安重誨為成德軍節度使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忭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

天下可一箭定上

佞佛 周宋彥筠初仕晉為同州節度使溺于釋氏後為邠州節度使嘗謂人曰吾前後供僧一千餘萬造佛室九十餘所又嘗召僧讀畢生經日課若干卷至暝目乃已令不負所課如嬰疾不能開讀隨即填補立券設呪每僧給二十緡僧至者甚衆乃減緡一半未幾止給三歲緡其無行貪狠之僧利其緡投券者填咽彥筠患之乃止初彥筠一旦與其主母有微忿

遂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鈞心不安乃修浮圖法以禳之因而溺志于釋氏其後每歲至佛入涅槃之日常衣斬衰號慟于像前其侫佛如此家有婢妾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為當時所誚

旄節有聲

王峻相州人其父為本郡樂營使峻善歌歷事張鈞趙巖張延朗皆以善歌親愛及延朗誅資産盡入漢祖峻在籍中漢祖踐阼授客省使隱帝時周太祖鎮鄴峻為監軍太祖赴闕綢繆幃幄贊成大事既而踐極相之位貪權恃寵無禮于君太祖以佐軍之故每優容之無何邀求兼鎮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而貶商州司馬死于貶所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造旄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節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聲

一時良將

九國志吳柴再用累歷藩鎮數尚素儉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取與有節

南唐姚景鍾為壽春節度使壽春大郡每節使上供億甚厚廳事階閭置

大櫃數具納金曰滿其中輒易之及景鍾至命去櫃取與旨有節郡人便之

去金櫃 上

邊和尚 邊鎬柔儒好釋氏初從查文徽平建州凡所克獲唯以全活為務建人德之號曰邊佛子及克定長沙市不易肆津人益喜謂之邊菩薩及鎮湖南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貪冒財貨 前蜀王宗裕為武德軍節度使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鋌鎸記年月每五鋌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其子諫曰牛革著物堅碓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

自監擁護節旄 後蜀李奉虔遷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浸城奉虔置堰開湍瀨二十餘處洩其畜水築堤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監擁護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

納禮錢 國朝建隆三年詔見宰相門

節度軍州有三印 大中祥符九年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

察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用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史主之州印晝則付錄事參軍掌用暮則納于長史凡節度在本鎮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田賦則觀察判官大使推官署狀用觀察印符刺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印之故令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其風俗言刺史則蒞其州事石普獨署奏章當用河南節度使印

願世世奉藩退朝錄尚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國貢獻不絕帝以其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屢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加之詔令歸國江南平亟請入覲許之既至會太祖幸洛陽裡郊西駕有日矣詔促其還忠懿臨別面叙感戀願子孫世世奉藩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既得歸喜甚

以為永保其國矣是歲永昌鼎戍

兄弟同領鎮五代符彦卿昝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王府焉

天福初授同州節度使兄彦饒亦鎮滑臺兄弟同領鎮人皆榮之

節度觀察留後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四年留後改為知院官從王涯請也寶歷初復為留後大中十一年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卒以御史中丞王紹懿為成德軍節度留後留後之名自此始也

國朝大中祥符六年景德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規為

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任兩使留後非致仕之官以承規遠事三朝有勤效特以授之

元祐官品令節度觀察留後正四品

節度觀察留後至刺史兼領他官為遥郡

觀察使

唐職官志觀察使副使支使掌諸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

人間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唐百官志觀察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于州

國朝凡諸衛將軍及使遥領者其資品並止復本官敘防禦團練使刺史亦同大中祥符七年詔觀察使並帶刺史

元祐官品令觀察使正五品

自節度觀察留後至刺史兼領它官者為遥郡

不以戎服謁 唐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令狐峘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映雖曾為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峘曰卿何如人白頭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映至州奏峘糾前政過失鞫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

蘭亭絕唱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佳山水稹所辟幕職官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馬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

除淫祠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罷進繚綾 德裕在浙西詔進長幅盤條繚綾一千疋德裕奏論之云凡諸天馬綠綾盤條文采珍奇只為聖躬自服今織千疋費用頗多在臣愚誠所未諭優詔報之罷進

奏罷泗州戒壇 徐州節度使王智興

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于泗州置僧壇度人凡髮夫到者人納二緡給牒而回落髮者無筭人意在于規庇徭産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令蒜山渡數其過者日百餘人惟十四舊沙彌餘悉蘇常之民德裕並勤還本貫奏云若不禁止至誕節則江淮南計失六萬丁壯即日詔罷

獻丹扆箴

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度踈遠賢能昵比羣小朝坐月不二三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身居廉鎮乃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宵衣諷坐朝希晚也正服諷御服乖異也罷獻諷斂求怪珍也納誨諷侮棄忠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

以所涖之郡租賦自給

裴垍相憲宗先是百姓輸賦于州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税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

封殖重賦于人及拍奏諸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乃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許取于支郡其諸州送使名額悉令上供故江淮稍息焉

知權制變 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王師討吳元濟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也因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以廉使禮事之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公職名以兵家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即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于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而公綽軍中動靜悉用聽謀故鄂軍戰必克捷軍聲遂振具知權制變為當時所稱

進銀瓶高八尺 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常以頃為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倍斂貢

奉及為大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為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為瓶高八尺以獻

視公蓄如私藏

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頗事奢侈學以財貨賂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因代還京師憲宗聞其治第過侈薄之還拜光祿御

讓憲官

德宗即位福建觀察使鮑防胡南觀察使蕭復讓憲官從之自兵興以來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臺省銜至是除韓滉蘇州刺史杜亞河中少尹鎮都團練觀察使不帶臺省兼官自是諸道非節度而兼憲官者咸讓之

停詔免王晬死

李勉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幸所誣勉詢將吏上方籍收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飛上聞晬遂獲免

為木偶人署名位

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

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

不恤人疾苦

崔蕘字野夫乾符中出為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河南寇盜蜂起朝綱不振而蕘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仇怨既為軍人所逐饑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為軍人所俘剪其髭鬚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

賜鞭以表忠節

張建封字本立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十三年冬入覲德宗禮遇加等及還鎮特賜詩又令中使賚常所執鞭賜曰御忠正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以表忠節也

還鎮賜詩

上

聖水

寶歷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李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其水斗價三千而取者益之它水緣路轉以示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昔吳時有聖火事皆

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蠱速令塡塞以絶妖源乃從之

代貧戶輸稅

王仲舒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削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

胥吏以為神人

崔咸字重易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咸夜分省覽剖決判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為神人

夢

鄭處誨父朗為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于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州帥留飲餞仰視屋棟皆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為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乃先疏所夢比至宴于清署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

勤儉清苦

貝湊為福建觀察使為政勤儉清苦有美譽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

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及德宗名湊至京對于別殿令殿上走行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叅之誣尋以湊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

三州

九國志吳越錢倬傳太平興國初俶表薦倬及其弟儼于朝詔以倬為慎瑞師儼為新媯儒三州觀察使蓋倬儼皆嘗為僧倬復好睡執政者以戲之也

特繫金魚

國朝陳堯咨自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及陛謝自陳本儒生習俎豆一旦蒙陛下易以武弁所惜者腰下無金魚袋命特繫金魚以示優恩

好坐木馬

歸田錄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與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武儀則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于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兼領刺史

大中祥符七年三月翰林學士陳彭年言檢討唐以來故事觀察使並合帶刺史詔自今除觀察使可兼領之

防禦團練使

唐職官志防禦團練使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都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上元後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署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後未見品秩

唐百官志團練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防禦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

國朝元祐官品令防禦團練使從五品更見節度使門

使名不廢唐書代宗即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禦使俄遷節度使蓋防禦使之名不廢也其團練使都團練使亦不輟授焉若李勉魏少遊相繼為江西都團練觀察使之類

心代宗永泰二年制曰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朕之腹心

清淨爲理丁公著授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淨爲理

監練柳芳唐歷鄖謀欲上封事與槐席泥首哭于都市上台見因獻三十字每一字論一事內監練二字云監軍團練使

不合帶銜天歷十二年詔刺史官銜有持節諸軍事不合更帶團練使等銜宜便令主當州兵事刪之其使司馬同副使例專押案其判官便令司兵判兵馬司倉判軍糧案司士判甲仗案節度及都團練使不在限故團練使不廢

文武官拜送于路九國志吳楊濛字志龍行密第三子天祐中領廬州團練使渭龔伍封廬江郡公持節冊徐溫大丞相溫見之謂左右曰此兒瞻顧特異恐難其下因請爲楚州團練使渭親餞之文武官拜送于路觀者美之

知物態徐知諫溫第五子武義初授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庖人請酒二斗淹蟹知諫笑謂曰螃蠏小戶

給五升醉矣自是州人以為知物態常俾之

立碑賜文

國朝初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牧齊既久郡人愛之求為立德政碑太祖嘉其請詔太子率更令徐玄撰文以賜之

無檢操不宜任承流

至道二年工部侍郎錢昱為鄆州團練使昱秦國王俶之子也歸朝領白州刺史上表自陳嘗習文藝求改職除秘書監遷工部侍郎連知宋宿泗等州無善政至是鄆祀中外官進秩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承流政有是命

天下稱為楊無敵

楊畋字延昭真宗時為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為楊無敵外寇皆畫其像而事之云以禦鬼疾

畫像以禦鬼疾

上備豫有素寇不能犯

薛可言少帝即位遷潭州防禦使時寇至魏博游騎晨夕至河上可言備豫有素寇不能犯

治郡寬簡民皆便之

李瓊世宗時為安州刺史本州防禦

使治郡寛簡民皆便之吏民數百人詣監軍馮守規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以俸錢分施饑民郭瓊世宗時為齊州防禦使歲不登以俸錢分施饑民自隣境來者亦均給之人懐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許立碑

節度行軍司馬

五代史後唐天成四年勑諸道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帥臣不在其軍州事節度副使權知

國朝元祐官品令節度副使行軍司馬防禦團練使為散官節度行軍司馬從八品

盡理箴規 唐劉悟節制鄭滑奏賈直言置幕中後遷于潞亦與之俱行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于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悟拜章乞留復授檢校右庶子依前充行軍司馬

簡自上意 自兵興以來方鎮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馬敘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

吟嘯盃酒自適 至道中李昉知衡州受代歸闕翰林學士承旨陶穀適掌選誣奏昉嘗薦親黨求為東畿令太祖怒之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于上前投冠于地抗聲論列云穀罔上太祖終疑之昉亦不自辯出為彰武軍司馬在延州每以吟嘯盃酒自適名還拜中書舍人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

唐天寶後有副使判官

五代後唐同光二年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并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長興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成二年六月勑行軍副使兩使職官防禦判官等元未定月限勑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賔僚及防禦團練使判官推官軍事判官並宜以三十月為限如是隨府不在此限

國朝元祐令見行軍司馬門節度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

幕職官

唐 見前副使門

五代後唐長興二年詔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官廵官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改轉官資職次其有績效尤異若文學超邁或為衆所推或知已察舉並加擢任不復限年清泰三年五月詔兩使判官畿赤令取郎中員外郎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官寮選擇任使俾藩方

侯伯叅佐得才朝列具寮中外迭處更見前副使門

國朝兩使各置判官推官一人節度掌書記觀察置支使餘州置判官推官各一人事簡者不具設

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幕職官

武昌多士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時武昌號為多士

李紳不受李錡書幣唐李紳登第後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士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欲殺紳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名拜右拾遺

畢諴三佐杜悰杜悰鎮許昌辟畢諴為從事悰領度支諴為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相諴為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悰為東川節度悰

之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為磁州刺史

杜甫見嚴武不冠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常醉謁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于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笑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善于割斷

裴寬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銑引為判官清幹善于割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

實筵問多忽略

趙博宣文章俊拔性率使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為從事實筵問多所忽畧環不能容誣奏扇惑軍情詔令環決杖四十流于唐州人皆以為枉

李景略斷張光殺妻

李景略以蔭補幽州功曹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為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斷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亭午

有女厲聲被髮血身胼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者曰光妻也因授大理司直

謙謙李藩字叔翰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後建封死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藩覽之無動色佑曰吾已密論持以百口保君矣德宗聽佑解怒亦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耶釋之除祕書郎

陰察祿山權德輿父皐字士諒安祿山兗河北採察使假其才名表為從事皐陰察祿山且叛欲潛去慮禍及老母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回過昌福縣尉仲謨皐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皐示已喑瞪謨而瞑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訖送皐葬其棺人無知者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

凝然握管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尤奇待之德裕鎮浙西及遷秩

皆叅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搆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每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叅佐賓筵上獨加禮敬崔行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者待賓僚率輕傲行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幕中之士多顯達上詩如師友崔咸字重易元和二年擢進士第鄭餘慶李餘簡辟為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

累邀方至府第崔觀梁州人為儒不樂仕進山南東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叅謀累邀方至府第為吏無方略苦不違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

積習名教柳公綽子仲郢字諭蒙牛僧孺鎮江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脩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

和凝報賀瓌五代史和凝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

瓌知其名辟至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于河上戰于湖柳坡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大丈夫受人知有難不救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凝叱之不止遂引弓射之應弦而斃瓌獲免遂以女妻之由此聲望益隆

先奏後聘

唐桂管觀察使王拱聞令孤楚之才欲以禮聘召推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謝拱不預遊宴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

奏辟舊僚

宰相徐商領鹽鐵奏王徽為參佐及徽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以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荊南節度判官

輕脫

（筆談）盛文肅為右丞知揚州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騦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其

器重者方名一飲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而還之使人謝有章度巳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喻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必是將命者所忤爾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巳還之繹曰何也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莆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于此官志巳滿矣切記之賈文元時為參知政事與有章有舊乃薦為館職有詔俟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充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它術

張亢體肥大王琪瘦骨立　歸田錄

晏元獻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副為西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

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自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為之大笑

節度觀察判官

唐天寳後有判官未見品秩

五代後唐長興二年詔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官巡官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改轉官資職次其有績效尤異若文學超邁或為衆所推或知己察舉並加擢任不復限年餘見前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節度觀察判官從八品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善屬文進士登第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辟為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使府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善之

太原奏至

上奏辟僚　已見幕職門

異席資事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咸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薦有學識栖筠嘗異席資事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璧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恒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減員　楊綰請減觀察判官之員數

判官之冗其足食乎　九國志閩滿承祐為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為節度判官延政與福州構怨日尋干戈承祐上書諫曰兄弟天倫也古稱外禦令以一朝之忿而忘大義滅孔懷之性傷人倫之本欲邦國之化不可得

也延政不納嘗因福州使至延政大閱兵甲以誇示之其言益悖承佑長跪固諫延政怒顧謂衛士曰判官之肉其足食乎承佑聲氣益厲久之乃解及延政建號以為吏書

節度掌書記 沿革見幕職官門

國朝元祐令節度掌書記從八品

檄愈頭風書成馬上 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少受學于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魏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又典畧曰琳作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頭風損愈又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竟不能損

章表殊健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

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文房　南史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帝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

占授軍書下筆便就　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討元景仲也武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

草遺詔于白刃之中　唐鄭儋鎮太原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從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軍士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

為露布上行在　干公異能文章後拔為李招討府掌書記晟收復京師公異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虡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勝自左右為之嗚咽既而曰不知誰為之對曰于公異為之詞上稱善久之

下筆不能自休　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能章奏遂以其事授商隱自是始為

令體章奏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

撽高麗

元萬頃善屬文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勣令萬頃作文撽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翰動如飛

李巨川字下已乾符中屬天下亂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糾合諸藩協力誅寇單書奏請推積業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悚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

諸侯章奏語太浮華

文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高錯為禮部侍郎

以舊人待之

馮延巳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丘璟愛其多能時以舊人待之及昇卒璟即位延巳喜形於色璟未聽政延巳屢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何

爲煩也

自有常職上在幕中十餘年未嘗趨附府公喬公舜遷屯田員外郎齊丘鎮豫章公舜爲掌書記性簡率在幕中十餘年未嘗趨附府公但重其文章以進用

觀察支使沿革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觀察支使從八品

器局有聲唐韋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本道採訪使韋陟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陟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涖有聲累遷刺史

員推韋狀上

節度觀察推官

國朝元祐令節度觀察推官從八品

言行剛直唐狄仁傑孫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言行剛直使府知名軍書塡委削藁立就九國志前蜀王鍇天復中朝廷遣裴贄使蜀冊建為蜀王贄舉鍇為判官建一見重之辟為觀察推官建圖霸之始軍書塡委削藁立就詞理精當

防禦團練判官沿革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防禦團練判官從八品

軍事判官沿革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軍事判官從八品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

五代史周顯德二年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軍事推官一人

國朝元祐令防禦團練軍事推官從八品

軍監判官 沿革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軍監判官從八品

職官分紀卷三十九